

一代气功天骄

林晓

我叫林晓，是郭林老师生前的伴侣。在郭林诞辰八十五周年前夕，郭林新气功研究会《忆郭林》编写组的同志采访了我，让我谈谈郭老师生前的功德、功法、思想意识诸方面的情况。我很高兴，也很感动。因为郭老师创建了新气功并带到社会上已二十多年了。在这期间，她培养了许多辅导员，现在仍分散在北京各大公园教功；全国各地及海外，现在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在练郭林新气功。通过练功，他们都收到了良好的疗效，很多人已经得到康复。现在的辅导员大多是年令较大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我认为趁这个机会，从曾经接触郭老师较多的人或朋友那里，收集、整理一下郭林老师生前的情况，写一下回忆录，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事。这对今后推动、发展、完善郭林新气功，为后人缅怀郭老师都将起着积极作用。

郭林老师祖籍广东中山县。一九零九年六月八日（阴历四月二十一日）生。父亲是辛亥革命烈士，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共生姐妹三人，郭老师是老二。在她两岁时，父亲就牺牲了，当时家里生活很困难。祖父是个老道，很钟爱她。她从小就在祖父身边，很小就教她童子功。十四岁那年，她就独身到广州求学，闯世界。先上的商校，后又改上师范，学美术。因为她身无分文，师范学校食宿不用花钱，她才上得起。郭老师当时虽然才十几岁，但在广州就很有些名气了。为什么呢？

原因之一是她的装束特殊：她虽是女孩子，却留短发，穿西装，系领带，一身男装。这在几十年前封建意识还相当浓厚的广州，女孩子中是没有人敢这样打扮的。因为她的特殊，所以走在大街上没有不认识她的。当年的照片现在我还保留着。我和她虽然是一九四一年结

的婚，但我在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就知道她了。我每天上学都能看见她身穿风衣，留着短发在门口走，很潇洒的样子。

原因之二是她在广州上学期间非常活跃，是学生会主席。她很有口才，很有鼓动能力。到政府请愿，同学们推她为团长。她曾经和汪精卫拍过桌子。当时的反动政府对她这样的人很反感，又找不到理由，校长就与校医做假，说她有肺癆病。这种病很传染，别人就不敢与她接触了，用这样的方法把她与同学隔离开。但她并不屈服，心想我正面斗不过你们就背着斗。于是她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起床跳墙出去练长跑，结果她获得了全市长跑冠军。因为她为学校捧回了奖杯，校长也不得不组织学生在校门口迎接她。这则消息登在了当时广州的报纸上。

原因之三是毕业时，她一边考试一边办画展，可她主科考试却是59.9分，不及格。记者们很奇怪，说能办画展的学生主科考试怎么会不及格呢？于是就到学校调查，原来是老师妒忌她。因为她学习好，同学们有问题都问她而不请教老师，老师就想出这个法子治她，让她不能毕业。结果事与愿违。这件事见报暴露后，更促使她出名——59.9分使她成功（报纸材料现在我还保留着）。

还有，当时广州市童子军有一条规定：男孩子穿短裤，女孩子穿短裙。她是团长，却非穿短裤不可。学校拿她没办法，就让省长找她谈话：说她这是奇装异服。她却说：我不袒胸露臂，怎么叫奇装异服呢？结果省长也治不了她。她的青少年时期就是这样在大风大浪中滚过来的，而她的天赋和与众不同的气魄也充分显示出来了。

我和郭林老师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结婚，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那天。当时我在澳门上学，她在澳门教书；我是高一学生，她教美术。我们是真正的师生恋爱。

郭林老师研究气功，并用气功治病是近二、三十年的事。一九四九年她得了子宫癌，做了切除手术，还没想到气功，直到一九五九年

她膀胱癌转移做了第六次手术才引起她的深思。她想到：自己一生多灾多难，虽然练过童子功，当过长跑冠军，还是得了癌。自己已做了六次手术，同时还患有高血压，心脏病，风湿等多种疾病，如果再做第七次手术，生命恐怕就保不住了。想到身边还有年迈的老母需要自己照顾（大姐已去世，妹妹在台湾）有远在美国几十年未见面日夜思念的女儿，她常常暗自落泪，女儿寻母也找得好苦。想到这些，她说我不能死，我必须寻找一条自救的路！于是她想到了气功。她想：气功是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能不能用来治病呢？有了这个想法，她就边读医书边练气功，同时还向气功界高人交友求教。经过十年功夫，不知不觉之中，她身上的病全没了。这引起了她的注意：心想我的气功是否有点意思，它能在我身上起作用，对别人是不是也有效呢？如果也有效，那真是对社会的一大贡献呢！这样她萌发了让气功走向社会，用气功治病救人的想法。

那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左倾思想严重。各地气功家被打得落花流水，有的甚至被逼自杀，有的被斗死。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去传授气功行吗？她苦苦思考，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四日毅然走上社会，到东单公园传授气功。开始，她单枪匹马，是很困难的。到哪里去找病人呢？她就假装挂号看病与病人聊天问别人有什么病？主动要求教别人练气功，这样就把一些病人拉到了公园。她在公园里教功、演讲，招来很多人，但也招来不少麻烦。

当时有许多逛公园的外国人给他们照像；另有些人看他们练功摇摇摆摆的样子也不理解，觉得有失国体；还有当时公园正在整修，很多听课的人拿了附近的砖头瓦块坐着听课，走时就不管了，这也惹起公园工作人员的不满，所以不让他们在那里练功。后来，他们又先后到了许多公园都不让他们练功，赶他们走。因为教功时，许多人聚在

一起，这也引起公安人员的注意和干预。有些公安人员穿着便衣去听课。为教功，公安人员曾七次传讯郭老师不让她教功。一次在龙潭湖公园她的两个学生被公安人员逮走，关了近 20 天。从此，她在单位被大会批，小会斗，说她不务正业，不让她教功。但她一点也不动摇，毫不退缩，照样去教功。平时不能去就星期天去。她说，这是我的时间，我有权支配。她说，我不能不去教功，好多病人在等着我呢！她坚信，自己的气功是造福人民的，她做的不是坏事。这种信念支持着她，鼓舞着她。

当时，我对她搞的气功也不理解，也是拉后腿的。七一年我正在保定，经常与她通信。我说：“你是画家，却到公园这么搞，就象天桥的把式，卖艺的一样，多丢份儿啊！”她说：“哎，那可不一样，我是为救人。我知道病人的痛苦。人在生死关头对人生留恋的心情，没病的人是体会不到的。我的功能救人，为什么不去救呢？”她生前经常说：做人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才有价值。我觉得郭老师这种精神是很伟大的。

郭林气功渐渐在社会上流传，发展起来了。在二十多年时间里，她从病号中培养了许多辅导员，现在仍遍布在北京各大公园教功。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也有不少郭老师的弟子。在多年的练功实践中，证明了郭林气功在癌症病人的治疗和康复中，在治疗多种疑难慢性病中发挥了奇效；证明了郭林气功确实是治疗癌症和慢性病的一种既经济，又有效、又易学的好方法。但郭老师也为此付出了自己全部精力，付出了自己的健康。她的脚冻坏了，那是因为大冬天她站在雪地里讲课冻坏的。她在最后几年已经走不了行功，只能练定步功了。但她仍不退缩，花了五百元钱买了一辆三轮车，每天让人蹬车送她去公园教功。她说，我的脚虽然冻坏了，但我无憾。因为我创立的功救了许多人，牺牲我一个，救了大家，值得！

郭林老师创立的新气功，确实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这是她一开始也没有想到的。她的功理、功法也在二十多年教功实践中逐渐丰富、发展，完善起来。

郭老师不但对自己的气功不懈地追求，她对周围的病人，朋友，也有一颗温暖的心，特别乐于助人，帮人排忧解难。

她最早有一个学生叫杨新菊，现在陶然亭公园教功，红斑狼疮患者，郭老师对她很是下了一些工夫。杨新菊一九七二年开始学功，当时病很重，每天要服8—12片激素。就这样有时还控制不了病情，老发低烧。学了一段时间功后，因病经常反复，很痛苦，她都想死，不想练了。郭老师知道后，只要她不来，不是派人去找她就是亲自去做她的工作。老师对她说：“你如果死了，剩下两个孩子，将来你爱人为孩子再娶个后妈，孩子可该遭罪了。你发烧也要练，我带你练。”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她的病渐渐好转了，慢慢地药也不吃了。现在杨新菊身体很好。

郭老师教功，不但不要钱，有时还自己掏腰包。

郭老师的另一个叫徐金生的学生，现在北京气功研究会工作。当时跟郭老师学功时生活很困难，收入很少，还有一老母亲。冬天练功只穿一双单鞋。郭老师看见了就送给她棉衣、棉鞋。

还有一个叫具本艺的学员，是平顶山文工团舞蹈演员，乳腺癌患者，当时生活也很困难。父亲家在北京，房子很小，她没地方住。郭老师就把她叫到自己家来住，告诉她先看病再说。具本艺有病需要营养，郭老师就让我母亲给她炖牛肉汤喝，让她两三天喝一次。其实，当时我家的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

郭老师还有着豁达的胸怀。对于那些最早受益于自己的气功，为他们治好病而又背叛自己的学生不去理论。有个学生为阻止郭老师的《五禽戏》在电视台播出，就曾写信到电视台说老师有海外关系，是

内奸，反党反社会主义，以至电视台到她单位去调查；另一学员曾到外地说《郭林新气功》这本书不是郭老师写的，而是他写的。因为他当时挨斗不能出书才转让给郭老师的，以郭林的名义出版……，对于这些肆意捏造中伤诽谤攻击，有些人知道后很气愤，非让郭老师与他们打官司。可郭老师却说：哪有老师告学生的呀！再说他们不是也在为人民做好事嘛，他们不是也在救人嘛！算了，算了，他们能救几个人也很好嘛！

病人常说：郭老师心中只有病人，唯独没有自己。事实真是这样，就在她逝世的一九八四年，她还去外地教功六次。有一次她准备和刘桂兰一起去郑州，那天得了急性肠炎，老去厕所。按说不能去了，可快开车时，她说：“走，我不能不去，那么多人等着我呢！”到了郑州，她怕我担心，就叫刘桂兰打电话给我，说她没事了，其实她还没好。但她照样教功，那里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事。还有一次去郑州讲课，回京时，省体委的同志送她到车站，递给她六百元讲课费，她用手摸了一下说：“好了，我摸了就算收下了，你们拿走吧！我到郑州来不是为挣钱，而是为了传授我的气功。”为此事，省体委还发了一份通报，号召大家向郭林老师学习，歌颂了她无私奉献的精神。

郭老师对家里的亲人也是一往情深。

那是在她去世前几天，在紫竹院公园与上海的学员聊天。她说：“奶奶（即我的母亲）对我很好，他把全部家务都承担下来了。如果没有奶奶，我也救不了你们。”还说：“我一生最不放心的就是林晓（因为我自理能力很差，母亲从小什么也不让我干，把我惯坏了，至今我也不会做饭），除此以外，我没什么牵挂了。”现在看来，她当时已经意识到自己即将辞世，才说这些话的，因为她平时很少与别人谈家常的，学员们也感到奇怪。

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也就是她去世前不久，广东家乡来人，邀

请她参加家乡颐老院的落成典礼，因为她是家乡的名人。她说，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典礼，并准备画一张画儿送给颐老院。为此，她画了几天。就在她发病的那天上午，她还趴在桌子上画了四个小时，画完还亲自盖上章，这是晚年没有的事。晚年因眼睛不好，每次画完画，都是学生给盖章，可这次她却自己盖上了。在吃午饭的时候，她就发觉双手拿不住筷子，这才意识到不好，当别人把她扶到床上，就昏迷了，嘴角流出了黑血，她只说了一句话：快去找刘大夫……。那天当我得知消息赶到家，她已被送到北京 466 空军医院。到了医院，她已处于高度昏迷。经过三天抢救无效，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午十二时十五分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郭老师的追悼会在八宝山小礼堂举行。于大元同志主持追悼会，郭老师单位的领导刘迅同志致悼词。

郭林新气功研究会考虑到成千上万的郭林气功受益者将来要有一个凭吊老师的地方，还为郭老师修建了一座墓地。

后来，郭老师的家乡为她建了一个由她生前友好、前侨联主席张国基老先生题字的纪念亭，我参加了纪念亭落成典礼。她的家乡共建了两个纪念亭，一个是著名的导演郑君里的纪念亭，一个就是郭林老师的纪念亭。以后又由于大元、黄松笑、叶强、孙铎、上海郭林气功学会等捐资在亭旁立了一块石碑，碑文记载了郭老师的生平。在郭老师逝世五周年时，我又带了一些人参加了郭林老师家乡乡政府为她组织的纪念活动，并参观了她的故居及纪念亭。

我有一个心愿，就是在她的故居搞一个纪念馆。但目前困难很多，只能慢慢再说吧！

郭老师虽然离开我们十年了，但她一生不畏强权的硬骨头的精神；她对气功事业不懈地追求精神；对广大病患者的无私奉献精神；她在淫威面前不低头，在挫折面前不气馁，成功面前不骄傲，在金钱面前

不动摇的崇高品质，是我们的光辉榜样，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至于说到对郭林老师的评价：我认为她是中国气功史上的一颗明珠，她对中国气功做出了巨大贡献。她创立的新气功是中国气功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郭林新气功开拓了气功的一个新的领域——气功治癌。这在她以前是没有人公开提出过的问题。

郭林老师是把中国古老气功由单传到大面积推向社会并为广大人民治病的带头人，七十年代用气功防癌治癌，郭老师是一位最杰出的代表。她提出的中医、西医、气功综合治疗，在广大病员中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并得到广大医务者和气功界的肯定和推广。因此，我说郭老师对中国气功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她是气功界的楷模，是全体气功界学习的榜样。

在纪念郭林诞辰八十五周年之际，谨以此回忆，向与我风雨同舟四十三个春秋的亲密伴侣——郭林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无限的怀念！